

# 辣椒·烟丝

李浙安

某次与朋友聚餐,席间气氛热烈、开怀畅饮。或饮或聊,谈兴正浓。不觉吸烟亦大增其量,与我邻座之女士有些按捺不住,便凑过来轻声地问:你们如此吸烟太呛人,自己觉得辣也不辣?我不及回答,便纵声大笑,直笑的泪珠盈盈、肚筋生痛。众人皆诧异不止,疑我为喝酒过量不胜酒力以至失态,其实不然。稍过片刻,我略为缓过气来,便向大家解释:她的问话使我回想起少年时代的一桩恶作剧,不免忍俊不禁。

我自童年始,便以好动惹事在邻里间小有名气。时常有闯祸之事发生。让大人们哭笑不得、无可奈何。在我印象中留下深刻记忆的是:有一次,那还是在念中学时候。正在家中做作业,而我的大伯闲坐一旁,吧嗒,吧嗒地闷头抽着他那不离左右的旱烟袋。直抽的满屋子烟雾腾腾,呛得我连连咳嗽,满眼直流泪水。到后来实在忍耐不住,便小心试探着问大伯:大伯,你抽这旱烟,一点都不觉得辣吗?不辣,不辣。我又好奇地再问:那你抽啥烟才觉得辣呢?抽啥?这烟都不觉辣,还有啥辣的。我不敢再问下去了,

但我的作业看来是无法继续做下去了,干脆收拾好东西陪他闲聊,他又习惯地说起山东老家早年的事情,我听得津津有味。

我大伯乃地道的山东汉子,性格豁达开朗,颇有幽默感,于3年自然灾害期间,因老家生活条件极差由父亲接来我们家生活。平素他对我们兄弟和蔼可亲,视如己出。稍有可口食物总留给我们,自己舍不得尝一口。我一向很敬重他,由于长期生活在一起,他那习惯于酱葱大蒜的爱好亦慢慢地传给我们,渐渐习以为常。唯对他抽旱烟的专长不敢尝试,只是喜欢看着他美滋滋地吞云吐雾,觉得挺好玩罢了。由于好奇心驱使,我总想着让他抽上带辣味的烟是什么样子。

于是,有一次,趁大伯有事不注意,我偷偷地将一小包事先剁成细末的干辣椒末拌入他的烟袋,而后装作若无其事似待在一边静静等待着我导演的好戏开场。可心里却像揣了个小兔子,怎么也安不下来,知道这祸要惹下了不知是什么后果呢。

大伯同往常一样,很有条理地忙完手头活计。坐下来慢条斯理往烟锅中捺满烟丝,悠悠然地划起



一根火柴,刚深抽了一口,便爆发出惊天动地呛咳声,顿时满脸通红、泪水飞溅。我躲在一旁捂住嘴窃笑,生怕被他发现是我所为。其实憨厚的大伯哪里会想得到是我的恶作剧。只见他无奈地搥去烟丝,重新又装了一锅,点火一抽仍旧是强烈的咳嗽,涕泪四流,在嘴里恼怒地低声咕哝着,最后干脆收拾家伙不抽了。我此刻有些得意地凑上他跟前,问他说这烟该有点辣味了吧?大伯顿时省悟,急问是怎么回事?我不得不如实告诉他:在烟丝中被我拌上一把辣椒丝。这味可以了吧?气得大伯几乎跳了起来,两眼放出咄咄逼人的光,大吼一声:收起乌油

程亮的旱烟杆往腰上一掖,顺手脱下他脚上的老布鞋扑将过来。坏了,吓得我不敢稍有怠慢,噌的一声撒腿便跑,极其敏捷地夺门而出,一气蹿出百米之遥。久久还听得背后传来大伯愤怒的呵斥声

等我惊魂已定,方知闯下大祸了。我知道这事要是让我父亲知道,等待我的不啻是什么样的惩罚呢?不由得背脊上透出凉凉汗丝

可是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,原来慈祥的大伯再一次原谅了我。此事虽然已过去廿多年,大伯也早已作古。然有时回想起此事,大伯的形象、音容笑貌仿佛如昨日。

# 为何跑步?

方剑飞

2016年的温马是一场盛大的party,我有幸参与其中。在资深跑者引领下,我的第一个半马顺利地跑进两小时。跑完后第一时间和家人分享,他(她)们多少对我在运动方面的变化感到诧异。

我姐说,想起中考时父亲陪着我练习晨跑的事。少时体弱,就读初中时,父母一直担心我的体育成绩,但想不到经过考前两个月的训练,中考体育拿到了50分(满分60),也因此我在瑞中参加了人生的第一回运动会。然而,我的体质还是不好,还记得高一时,常常早早地去排队打开水,回来开着水瓶盖子,用水蒸气使因重感冒塞住的鼻子稍微畅通。时常感冒,会让我向班主任吐槽,埋怨校医的不专业,也似乎让我读书专注程度特别差,在一群高水平的同学中显得吃力。然后是大学毕业几年后,因为颈椎不适而常常引发的苦恼,甚至极度不自信。

除了为了健康外,去



跑步第二个想法是想挑战下自我。人都会给自己设限,20岁时会相信30而立,30岁时会想象40不惑也肯定老了吧,等近了这个阶段,才发现并不完全是。上个月在杭州同学聚会,听到从事心理研究的同学曾博士说起中年焦虑,还是会觉着惶恐。40岁就快来了,我还能改变自己吗?还能承受多少因改变带来的不适感?好吧,且从或许还算简单的跑步开始。

记得就读高中时,家住学校附近的一位同学父亲,在冬天早晨,时常光着

膀子,在操场上跑个20来圈。那时我的跑步距离,基本就是体育测验要求的1000米,所以觉着他特别牛。2014年下半年,在我开始较长距离跑步后,从最初的2.8公里的大汗淋漓,慢慢适应到4公里、5公里,然后是10公里。每一次距离的延长,心里都会滋长一些自我肯定的愉悦。2015年春,当我还有余力冲刺着跑过瑞安外滩万米的终点,那感觉,倍儿爽。在这次冬日的阳光下跑过温马半程终点时间显示牌上的1:57:33,我更加相信:人的潜能,是一个具

体而非抽象的名次,只要敢于去尝试。

今年的跑步愿望是跑过6个城市,年跑量达到375公里,目前基本实现。当跑过杭州的西湖,跑过厦门的环岛路,跑过苏州的金鸡湖,跑过南京的玄武湖时,我笃定我喜欢用脚步去丈量城市的感觉。不会执著跑几个马拉松,人应该适度、理性地运动。

今天,我能拥有逐渐好转的自我调节能力,与坚持跑步肯定分不开的。运动时的汗水,分泌的多巴胺,都会让我忘却些烦恼,对此刻多些肯定,对未来多些期盼。

# 最爱河鱼

陈映芳

朋友又送来许多野生河鲫鱼,鱼头攒动,鱼嘴欹合,挣扎之间鱼背泛出涂了黄油般的光泽,我有点小激动。特别感恩朋友相赠。

晚饭后收拾好碗筷,我立马趁着鲜活把鲫鱼下锅,小的清炖,大的红烧。

看着锅中,啦啦,声伴着姜葱大蒜的香味,黄的姜,白的蒜,绿的葱,红的辣椒干,秒秒冲击味蕾。

红烧鱼出锅已9点多,香辣味不停撞击着味蕾,实在难抵舌尖诱惑,一向不吃夜宵的我还是拿起筷子大快朵颐,啊,鲜嫩入味有嚼劲儿,我的最爱!我欲罢不能,倒了些杨梅酒就着,那鱼味更加香浓。

很多朋友都觉得奇怪,我为何钟爱腥味浓重的河鱼。或是我爱溪、河之故,爱屋及乌了吧,又或是母亲烧得一手好河鲜的缘故。

母亲的红烧鲫鱼特别入味,特别鲜甜。若是能买到4指左右大的,母亲就会露一手私家秘制的榨菜肉丸红烧鲫鱼(榨菜拌肉末塞鱼肚内),鱼中有肉味,肉中有鱼香,让人唇齿留香,回味无穷。那是母亲的味道。每次母亲还会帮我打包一份给我带回小家,让我带走一份沉甸甸的爱。

记得小时候我跟在大孩子屁股后网鱼,由于腿脚勤快而分得一些细末的鲫鱼和白肖鱼儿。经母亲的巧手贴锅、晾干,放上姜末、红糖、料酒,煮饭时放入蒸,又是一道美味。蒸鱼干,鱼肉有韧性、鲜甜,饭量能增倍。如今所谓的溪鱼干全然没有那样味道。

工作后,我第一次品尝到自己亲手网到的鱼,那更是别有一番味道。那是2008年,我和好友一家突发兴致在瑞祥一带的河里网鱼。我兴奋地手舞足蹈,网上来那么一两条更是激动地找不着调。一下午收获的几条鱼,由好友老公大厨掌勺,变出两道名菜:河鲫鱼两烧,清炖+红烧。奶白新鲜的汤,脆皮味浓的红烧,我吃出了那趣味儿。此后,我们竟连着两周都如法炮制。

我也曾在菜场见到河鱼,心动买来解馋,可无论我怎样用心烹调始终没有那个味。也曾几次在菜场路边买过卖家自称野生的河鱼,但还是屡屡上当,肉质稀软,甚至一股泥腥味,每次充满希望的调制,但总是失望的浪费。所以,对于朋友送来的正品河鱼,我总是如获至宝,欣喜若狂。

最近,塘河边每天都有许多垂钓者,我也饶有兴趣地看着。难不成这里的鱼能吃?原来更多的是玩垂钓。我想如今也只能仅此而已了。

许多美好的东西只能在记忆库里冷冻了,而我的河鱼在脑海里永远鲜活!

